禮記恒解

禮記恒解卷五

王制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盧氏植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蓋其時五經未畢出文帝令諸生雜取傳記爲此篇意欲見諸施行而後不果故其言與孟子周官不盡合韓禮者以其多先王遺制取入記中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穀梁曰仁義歸往曰王鄭康成曰祿所受食爵秩次也公之爲言公也近天子而無私爲德侯者候也爲天子斥候於外伯長也其德足以長人子養也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足以荷任而安人諸侯一國之君侯國無中大夫止有下大夫五人其上大夫即卿也大夫者能扶進人也士任事之稱孟子言天子一位而此不言者漢承秦後天子甚尊不復與公侯等並列爲等亦尊諸侯故亦不與臣下共列爲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田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貢賦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之諸侯以達庸功也附而達其功此與孟子言合鄭爲周制而非殷制又本文明言田之畀其地之山林川澤原隰不計先儒拘牽言之非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朱子曰元士上士也○御案此就孟子遞減一等亦酌時宜而特以爲漢制也愚按公卿大夫士所受之地蓋又在天子千里之外而非即以天子之田與之然周之盛時天子公卿往往以外侯爲之則所受之地自非別以世守周衰蓋始有據以傳世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分去聲食音嗣差楚宜反

古尺當宋紗尺六寸四分弱周制步百爲畝漢景帝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之田周禮所謂不易之田也分之言均也約其耗而均之大率農之勤惰不同有上次中下之別而要使足於食至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之屬其任有大小才有優劣亦視農夫之五等以爲差善祿皆出於民力視之以爲激勸所以重民力而儆素餐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可食九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上士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三萬二千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二

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康成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會盟之序也方氏慤曰上大夫即卿矣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同爲卿則小國在大國之下若大國大夫小國卿則卿必位於大國大夫之上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其或卿大夫出聘而有中士下士爲介者禮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上謂卿大夫爲賓者三分上分而賊其乚謙不敢儕正賓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

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閑

此概言畿外建國之數也古有國之君地之廣狹爵之崇卑不必一槩或仍前代或建新封或各就其地之君長令自爲治約言有二百一十國耳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公利亦以險遠有不盡可封者也其餘謂非名山大澤可封而不以封人但屬之附庸爲閒田以待有功而封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朌音頒

此概言畿內建國之數也凡九十三國考之三代經無明文葢漢儒擬爲此數云名山大澤不以朌則畿內侯國所受之地皆歸天子而特食其賦入井同畿外諸侯世守也祿士者拔自草茅者取其地之賦以祿之無專屬故曰閒田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摠名畿內畿外之數陳氏澔曰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共音恭

葉氏夢得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共御者乘輿服御賜予王所用也方氏愨曰以近者與人欲共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共御以共官為主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以共御為主耳御者以卑御尊之稱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

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長上聲帥色類反卒音萃

孔氏穎達曰屬連接卒卒伍州聚居皆有聚意長諸侯者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內賢侯爲之牧州外亦取賢牧也鄭康成曰伯帥正亦長也彭氏汝礪曰千里之外以下以國之體統言八州以下以屬之名數言伯即取諸正正即取諸帥帥即取諸長之中八伯各有所統而又上屬於天子之老老謂二伯愚按二伯或即以三公爲之如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或以外諸侯爲之如太公得征五侯九伯魯公統徐奄諸國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治田賦之意采采邑所需流流移不一意方氏愨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然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方氏愨曰三公取陽數也卿倍公而三三之大夫又三之元士又三之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

位愈卑而數愈寡焉彭氏汝礪曰此漢儒斟酌禮官之法欲以為定制耳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彭氏汝礪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陳氏祥道曰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合治大夫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為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為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有中下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統屬一方諸侯有不順者得奉王命以討之使監必與聞恐其挾私專擅也蓋自古有此制孟子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武王封武庚以紂之故都而命三叔為監皆此制先儒不得其意疑竇所由起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天子之公卿大夫亦稱諸侯受田視外諸侯且尊之也天子地方千里選賢共治但祿其人賢則世守不賢則去之無世官之之法亦不概為世祿外諸侯則世繼然苟非其人亦必選賢更之此但言其概耳若春秋世官世祿諸人皆非古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音衮

制命服之制衮繪衮龍於服也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三公爵至隆再加一命然後服衮若後再有加恩則賜他物而不更加衣極言衮之重也下文又推言之凡天子恩賜於臣不過九命次國不過七命小國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又明大夫命數孔氏穎達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下國次卿一命至大

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康成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考問得其定也論而辨矣然後使之使之而果足任事然後爵之爵之而位適與才稱矣然後祿之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遠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共之衆著其賢於市衆著其惡皆本公理而示無私也皆者皆謂使近左右若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皆憫其廢而使得以其能効職不畜養之以爲[illegible]從也遇塗弗言屏之弗近所以戒將來之爲惡者[illegible]及以政

其尤要者示弗故生非故欲其
生亦在其人之自新與否而已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音潮

鄭康成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
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

天子五年一巡狩

周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而此云五年
蓋酌遵虞書所言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大音泰賈價同好去聲辟僻同

岱宗東嶽也五嶽之長故稱宗柴鄭康成曰祭天告至是也
地祇於天故柴後乃於山川之當祭者望而祀之遂接見東

方諸侯存問百年書老有事則載見露之器以言志民情風俗政治得失皆可以徵故命太師陳之物聚於市好尙者則價昂故納之以觀好惡得失若志淫好辟則必在上者之禮樂敎化不正也則命典禮考其國所用時月日意天之治何如又同其律呂以期無失中和之意至禮樂制度衣服皆民生日用服習好尙所由得失者故皆正之陰陽和而風雨時性情正而百爲昌志淫好辟者寡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不舉不順皆不祭也外神故曰舉內神故曰順土地司於神祇不敬則不能守土故削地爵位傳自先君不孝則不能承先故絀爵禮樂天子所制不從則有違悖之漸故流竄其君若居然革制度衣服則畔矣則討而戮之有功德於民謂守典奉法而能實惠及民者律爵命之等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

鄭康成曰假至也特特牛也自祖及禰皆一牛按天子奉天以理民巡守以正諸侯而察民隱每至必柴以祀天示不敢專也望祀以恭神祗欲其體天意以衛民也歸用特敬承先烈也自陋儒創爲封禪之說而秦皇漢武輩不務勵治安民矯誣瀆祭其失甚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報反

類宜造皆祭名類者本非常祭類其禮而爲之也宜者求其無所不宜造至也凡祖禰皆告反也禰卑舉禰則凡爲祖可知天子將出謂出巡諸侯出蓋朝覲會同之事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氏澔曰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考正使無違僭正刑公正使無偏枉一德無二心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陳氏澔曰柷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合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之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孔氏穎達曰柷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命鼗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命圭瓚以大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鼻勺爲龍口有流前注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御案諸侯能和民人則賜樂能征不服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辟璧同 頖泮同

命之教然後爲學言所以有學之義非諸侯或有學或否也小學以教未成人者郊近郊朱氏申曰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出內升外以達於天子也天子小學在外大學在內由外升內以達於朝也鄭康成曰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故曰辟廱泮宮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禡音罵 訊音信 馘古獲反

禡爲兵禱受命於祖示不敢專受成于學定謀于講禮之所示文德修而不服者爲逆也釋奠卽舍采用幣以事神也孔氏穎達曰訊生獲而可言問者馘已死而截耳者必於學者武功亦歸於文德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乾音下

陳氏澔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爲下文乾豆三者而田也孔氏穎達曰非腊而云乾者作脯及腊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愚按先王蒐苗獮狩皆爲衞民田而獵故因田而講武祭物藉此以脩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所言是也暴天物暴害天所生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加字

圍而不合猶得逸也羣雖多而不盡取不欲盡其類也諸侯孔氏謂畿內諸侯是也殺旌旂之章未殺時抗殺既殺而下之然後射衆以次獵也佐車驅出禽獸使就禽者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

殺胎不殀夭不覆巢[illegible]音剔麛音迷殀於表切夭烏老切覆音福

孔氏穎達曰獺一歲兩祭魚正月十月此謂十月也梁堰也豺祭獸九月末十月初鳩化爲鷹八月時罻鄭康成曰小網也陳祥道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國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不可也彭雲夫曰麛鹿子亦凡獸子之通稱不覆巢惡傷其字乳又盡物而取之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杪音眇量音亮

馬氏睎孟曰歲杪萬物皆成九賦皆入故周官以九式均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也以地之小大年之豐耗計算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孔氏穎達曰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愚案此亦大概言之量入以爲出則其要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

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仂音勒

仂數之餘也鄭康成曰仂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一○御案越紼與大輅越席之越同謂輅車之素不用繇而用苧麻也三年不祭謂六宗及山川之等命冢宰攝之而不親祭也若祖先之祭則既葬即可祭但不用盛服祭罷仍反喪服暴慢肆之意浩奢濫之意不奢不儉中而可久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溢音亦

御案九年之蓄九年耕之所蓄食僅支三年無六年所耕之蓄則是國無二年之食故曰急無三年所耕之蓄則國且無一年之食故曰國非其國是也以三十年之通而計九年之食雖有旱潦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而可舉樂極言其難也

陳氏澔曰饑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康成曰尊者舒卑者速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惟殯葬之期臣讓於君以明尊卑大夫士皆臣也故同爲三月左傳所云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言赴弔者之人耳非謂士祇踰月而葬也先儒多誤會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縣懸同封窆同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庶人無碑繂縣繩下棺故云縣窆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按葬爲雨止非古也此云庶人乃不爲雨止蓋漢儒洽後世以定制如此不貳事○御案謂一志於親天子諒陰不言諸侯君廬未有命戒大夫亦致其事於君士三年廢業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從死從生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也支子不祭解見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陳氏澔曰諸侯大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大祖始爵者也士一廟諸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同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如是大夫士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愚按此祇言廟制有異致祭則固不限其情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禴同

此時祭之名礿一作禴孔氏穎達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帝也夏時帝德盛明故因以名嘗嘗也秋成薦新

穀而嘗之也烝衆也冬時庶物咸備故名四時之祭三代所

共第其名或與而其實則同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錯舉言之天保詩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亦為錯舉以成文不得牽引以疑此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一作眡

天子代天地司化諸侯為天子守土養民故其祭不同五祀春戶木夏竈火夏季中霤土秋門金冬行水也鄭康成曰視視其牲器之數在其地若齊祭泰山晉祭河是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天子所都諸侯所封其先所因之國無子孫主其後者則祭之仁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犆音特祫音合

鄭康成曰禴猶一也祫合也天子惟禴祫各於其廟祀之禘嘗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大廟若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與此不同諸侯礿則不禘以四方諸侯各以一時朝王則必廢一時之祭也下又言諸侯礿祫與天子不同諸侯如同禴則惟行夏之禘祭大抵一歲之中一禴一祫非如天子三時皆祫也如禴礿矣而不及禘則嘗祫烝祫若禘則必不可祫以盛夏物壯之時惟天子可備物以合享其禴則天子諸侯皆惟春礿可詩曰礿祀烝嘗雖錯文亦以其禮然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大如字又音泰少去聲

賈氏公彥曰羊豕曰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爲大牢陳氏祥道曰天子社稷福被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一國故用少牢而宗廟亦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庶人則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鄭康成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繭一作蠒

陳氏澔曰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鄭康成曰故謂祭享羞祭牲愚按無故不殺體有節而仁存乎其中矣庶羞燕衣及寢不踰牲與祭服廟敬有加而義在其內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夫音扶粥音育

古者二字貫全節蓋由秦漢以溯三代而言藉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鄭康成曰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異言征亦稅也麓山足也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公利夫語助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不征其稅所以

厚賢也承上不征不稅而並及之故用夫字用民力用以供當爲之役孔氏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雖豐不得過三日鄭康成曰田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粥賣請求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度上如字下待洛切量去聲

鄭康成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地居民規畫經界也下申言之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相其高卑燥溼察其四時物候因以得其沃瘠之狀乃量地遠近興其事而事與地相宜任其力而力有所成就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食音嗣

陳氏澔曰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異齊齊去聲和去聲

材謂民之才技藝能也天地生人理同而氣化各異故必因之下文申言其義寒煖天氣燥溼地氣廣谷大川舉其顯然者鄭康成曰異制異其形象俗所好惡齊謂性情緩急異和香異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絲絡教謂禮義政謂刑禁遇謂俗有美惡不易以俗之可因者言宜宜於日用者蓋聖人以三綱五常立教而政令以一之然其習尚之可從土宜之所便者則不必盡革之所以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性謂氣習之性總冐下文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

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衣和並去聲趾音止粒音立鞮音低譯音亦

孔氏穎達曰被髮斷髮故也言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雕刻題額也刻其額以丹涅之亦文身也鄭康成曰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皆有者有其事雖異各自足也孔氏穎達曰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南方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西方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北方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劉氏曰寄者寓也以其言語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彷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近也鞮履名猶履屨其事而知其思之所在周官有鞮屨氏譯釋也轉析釋而知之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

上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度待洛切樂音洛

邑即今之村堡量地勢之大小以制邑度地之肥瘠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參互相宜以便民是故邑之大小無定也無曠土地利闢也無游民職業修也食節而用有餘事時而力有餘民咸安樂其日用之事勸於當爲之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養立而後教可行以上皆司空得人之效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鄭康成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徐氏師曾曰此承上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蕩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

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歧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爲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極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使民不倍也身教至矣又恐貧窶有厚薄觀感有淺深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德叛教者簡去之以懲惡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率朝音潮與音預屏音丙

孔氏穎達曰此論糺惡之事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耆六鄉皆統於司徒元日善日鄭康成曰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

猶會也庠謂鄉學鄉謂飲酒也孔氏穎達曰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飲則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而自厲功觀其上齒而知敬長俊士與之以爲榮使惡者慕之而自勵鄭康成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鄉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又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徐氏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論選並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此論崇德之事論量考校也鄭康成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升之學則身入大學矣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使習禮則爲成士董氏師說曰不征卽周禮施舍施弛也舍無所取也司徒掌教

亦掌役故施舍厲焉周人役法凡七日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日貴賢能服公事老疾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音泰適音嫡造七到反

鄭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孔氏穎達曰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詩書禮樂四時皆習而分言之者○御案曰春秋節候平調人之氣體皆舒習禮樂者有揖讓之容舞蹈之節故於春秋教之為宜詩書須講貫誦數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為時久而功可專故於冬夏教之為宜是也順遵其成法而不違乎中正也鄭康成曰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

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屏音丙棘如字

鄭康成曰出學九年大成學止也大胥小胥皆學官屬益中道而廢者入學亦習禮以化之王親視學恐有司化導未真也又申教之而不變則安於自棄故屏之遠方陳氏澔曰棘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雖屏之終身不齒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二不變遂屏之貴者異於賤且大學爲風教之本立法故倍嚴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康成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也進士可進受爵祿孔氏穎達曰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平聲其論如字

辨論官材核其材與官稱進士已無不賢而云賢者其材更優者也官試之以職任官則能其職矣然後爵之以位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而鄉學所升俊選之士亦與國子同用特其材能或止堪用於鄉遂或自應試用者則司徒遂選用之而非限以大成也劉氏彝謂編氓與世族異殊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朱氏申之曰廢其事官其官而不事其事終身不仕貶之於其生士禮葬之貶之於其死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軍旅發卒也軍旅司馬之事而司徒教士車甲者古者士即農農即兵平日教養皆屬司徒至出兵則更申令以授司馬所以無不教而用之者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論去聲贏力果反

此因上文論士及有發而推及技力執技他無長而但有技也凡執技以論力者必其實有可見之技如適四方而健於行贏股肱而能舉重決射御而穿札蠹重是也若不論力而亦有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亞舉射御者上言論力之射御此則以巧法言不貳事欲其專不移官以其他無所長也不與士齒賤之恐人務末而忘本也鄉黨論齒出鄉乃不然仕於家執技爲家臣者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婢亦 刺音次

鄭康成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正不偏濫

明衆公明之旨意簡核實也有其意而無其實跡者不畀附附而入之赦寬而免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郵與尤同

鄭康成曰制斷也即就也郵過也麗附也愚按必即天論必就天理而折衷以求中即過罰之微亦必與其事相麗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論量並去聲汜又作汎比音律

君父大倫忠孝至行或事涉君父之獄必原其親義而權其至當孔仲達曰或子爲父諱臣爲國諱是也意論己意細爲辨論不露其迹慎測謹慎揣測陳氏祥道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悉聰明致忠愛則明察與哀矜交至而民無冤濫矣若有可疑必汎與衆議衆人皆以爲枉則赦之不任己見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總言聽訟之法比例也謂舊案之輕重之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作宥

孔氏穎達曰成獄辭獄吏初覈責罪人之辭已成定也鄭康成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周禮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參聽之三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愚按如上文所云獄成必無寃濫矣然王必三宥者蓋其哀矜猶恐或有可宥仁之至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刑侀同

鄭康成曰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變更也侀謂成則非刑體之謂也有罪者天所罰也既成其刑則天理無二不可

更以意爲辯更故必盡心無使寃濫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行去聲

析亦破也言謂法令律則成法亂名變亂名義改作改造法度左道非正道淫聲如鄭衛之音異服非禮之服奇技奇幻惑人之術奇器新異而亂正者僞而堅虛詐自是僞而辯巧佞不服非學之正而博以濟之則人不覺其非順非而澤文過無迹鬼神時日卜筮皆聖王所不廢而假之以疑衆則必令人惶惑而不守其正道聽風聞也此四誅者非顯有悖亂干罰之迹而實爲民心大蠹特誅之者必得其實不可以聞聽所及遽加誅戮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

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中去聲

鄭康成曰不赦過亦爲人所易犯圭璧金璋王戒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孔仲達曰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衍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也不時未熟則或傷人不中伐不中殺徒暴殄而無益於用譏察也異言異服恐爲姦民關所禁也方氏慤曰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於朝書而懸於門閭近則徇之使

聞遠則懸之使觀在上持之爲已盡在下習之爲已久如是而又犯之宜其不赦矣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音齋

典禮主禮儀之節執簡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謂執簡而道記天子之行以示規戒奉諱惡不特忌諱之事如廟諱忌日類凡天子違禮言行皆所當諱當惡也天子齋戒受諫誠重以自謹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鄭康成曰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孔仲達曰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鄭康成曰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孔氏達

曰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亦卽經從司會以質於王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具事大難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者天子不斷畢當須報於下故百官齊戒受天子所下之要休老勞農卽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制國用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劉氏曰君臣上下莫不齊戒者天功大職不敢忽也愚按先儒疑此不言宗伯不知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司空已總百官而先言樂正以概禮樂之事司寇以概刑罰之事司市以概商賈之事錯文互舉其義已詳豈必一一而陳之哉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音嗣

陳氏祥道曰養老有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是也孔氏穎達曰燕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崔氏曰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數數畢而止食禮鄭康成曰有飯有肴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愚按先儒謂燕禮有二燕同姓燕異姓饗禮有四饗諸侯來朝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或

狄之君使來聘宿衛及耆老孤子食禮有二一曰禮食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二曰燕食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然此養老之燕饗食特用其名而儀不盡同○御案曰凡饗賓客祀鬼神曰享敬老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爲燕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周人修而兼用之則皇氏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爲勝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使有醉飽之樂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陳氏澔曰鄉鄉學國國中小學學大學也達於諸侯天子養老之禮諸侯得通行之無降殺也人臣拜受君命禮也惟人十之老與瞽者爲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九十則不必親拜矣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

飲從於遊可也粻音張 離去聲

粻糧也異粻與少壯者殊宿肉先日而備之貳膳食之膳者爲之副貳毋使缺常珍常有珍味不離寢爲其急求易得或有所遊備齎

飲以從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音爻 紟音噤

朱子曰歲制者歲以展而備之下時月日放此孔氏穎達曰謂棺也蓋年愈老則制愈切所以預爲愼終之具也絞紟而用以束衣令堅者也紟舉尸之單被衾則覆尸者也冒所以韜尸孔仲達曰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作兩囊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內物易成故死而後制詳見喪大記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從去聲

陳氏澔曰杖所以扶衰五十始衰故杖方氏慤曰難得人不煖則衰之極養之宜無不至鄭康成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至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穎達曰此謂年老而聽致仕者不俟朝朝君之時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畢也告存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日有秩日使人以常膳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與音預齊音齋衰音催

方氏慤曰力政力役之政戎兵戎之事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illegible]其事

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共老甚非特不能從與而學固不當及之矣鄭康成曰爵謂賢者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御案曰唯衰麻所謂飲酒食肉處於內也然亦適制耳若仁人孝子豈無所以自盡故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孔氏穎達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爲教孝弟之處熊氏曰國老謂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周氏諝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東序西序以方言之右學左學以位言之虞與殷尚右貴有爲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於大學庶老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序也膠有糾義諸侯謂膠爲校 御案曰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即此諸侯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不於正東遊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士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亦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子鄉大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而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貢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鄉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之郊學則必四蓋六鄉六遂之所升既衆而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招之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入而用之也大司徒掌其教之成乃升之大學大學曰成均亦曰辟雍大樂正掌其教然則此篇所言皆鄉學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冔火羽反

皇收冔皆冠名其制無考鄭康成曰皇冕屬畫羽飾焉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孔氏穎達曰虞黃深衣則白布夏尚黑燕衣黑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周人兼用之故元衣素裳鄭康成曰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引引申意總上文祭冠與養老之衣並言故結言三王養老皆引申向年之義而然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廣孝思也不言虞者三王之法皆五帝之法也鄭氏謂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不知聖王之世平日養老之禮甚詳非待養老時而始推恩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方氏慤曰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恤之徙於諸侯自我國而往者以其將去預恤之來徙家自他國徙家於此者初來皆非素習故期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少去聲 矜鰥同

孤顧也顧望無所瞻依也獨單也又獨獸名似猨而大食猨猨性羣獨性特故惸獨取象之鰥劉熙曰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倮也倮然單獨孔仲達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無妻亦可謂之寡鄭康成曰餼廩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瘖音音跛彼我切躃音壁斷音段侏音朱食音嗣

孔氏穎達曰瘖不能言聾不聞聲躃不能行斷支節解絶侏儒容貌短小此等既非無告必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其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御案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工也修脛者使跖钁貪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郎各以其器食之之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行户剛反并一作併挈苦結反

鄭康成曰道有三途遠別也於塗中而隨行鴈行不相踰廣敬也雜色曰斑孔氏穎達曰并分老少並輕則并與少者老少並重則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以位言之陸氏佃曰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於力反

御案曰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萬畝

縱十里廣百里則九十萬畝縱百里廣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百里廣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漢儒硬爲此算法是也若論其實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即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爲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前九州千七百國之文而約計其地皇氏侃曰千里而近者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不滿千里千里而遙者其地稍遠不僅千里也愚按由北而南自恒山至南河至江至衡山近遙不一約計得三千里由東而西自東河至東海至自河

至流沙近遙不一亦約計得三千里此皆以其遠徼言之而其中未及盡亦各千里也故結之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恒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境之內斷長補短東西南北各得方三千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萬億畝又一萬億畝盖于曰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此則方千里者十二盖南由衡山推及以外東由東海以推西由流沙以推皆曰千里而遙則與孟子所指當時千里之國異故廣狹不侔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舉一大國而概言田畝之實以申上文三分去一亦大概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謂自昔至周今謂漢時也自黃帝至三代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言周尺以該前朝也步謂步田步里尺皆十寸而丈田里則古去一尺之二漢去一尺之三寸四分惟古今丈計田里不同故古者百畝百里較漢時爲多東田詩曰東南其畝順地勢及水道也此言東田蓋以東方爲生物之本而名其田猶言朕田也○御案曰此申前制農田百畝之意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閒音閑

孔氏穎達曰此論畿外建國之法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方百里者三十公國也七分七十里者

六十侯國也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伯國也周氏諝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是也名山大澤廣遠不以封不專屬何國也其餘謂封國所遺之田地方氏慤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巡守之禮有功德于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歸之閒田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御案曰此申前州二百一十國之實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御案曰此申前縣內九十三國之實國卽公卿大夫食邑所謂祿也其餘以爲賓客祭諸用所出孔氏穎達曰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方百里之方十爲

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為四十九為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為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九十六陳氏祥道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

國之卿食音嗣

御案此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制應氏鏞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爲之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致擁利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孔氏穎達曰次國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於天子者故視小國若子男二卿命於其君其國小不復差降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上監如字下監平聲

方氏慤曰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者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所以監諸侯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御案曰爵視諸侯之卿其食少爵視次國之君其體尊蓋視子男而一陞之一殺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去聲朝音潮

鄭康成曰湯沐之邑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孔仲達曰視元士五十里以下○御案曰左氏於衛言有易沐諸晉魯衛皆為方伯故湯沐在天子縣內鄭非方伯雖有祊邑而差小故鄭以祊易許而加璧祊薄於許田故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諸侯義外諸侯大夫天子公卿大夫使以德爵以功釋不世爵之義也既云未世爵而又言君其國者蓋外侯入為天子大夫及縣內同姓之國如畢原之類也其先人皆有功德而子孫不逮則但食五十里之祿以君其國至諸侯之大夫降於天子故不世爵祿其有功德者必請於天子而後世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此中前司徒六禮七教八政之實也○御案冠以昭成人昏以正男女喪以愼終祭以報本鄉飲以崇齒德相見以正交

按六者所以節民性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以齊
其家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則達於鄉國
七者所以興民德也事爲導民以所當爲異別敎民以所當
辨加親疏貴賤之等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恆異別有
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皆以防民
之淫也李氏格非曰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
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
而無軍禮故有六禮五倫曰五教分而言之則兄弟長幼其
道同而兄弟主於親朋友賓客其事同而賓客主於禮故有
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十二教是也須民
安世曰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
司徒所須以任民者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

王制中國

四夷之俗

禮記恒解卷六

月令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王者承天理民法天立政故每月則有當行至要之政夏有小正商有王居明堂禮今惟夏小正猶存呂不韋集諸儒爲呂氏春秋此篇本之而雜取三代聖王之政以成之先儒譏之者多然其玄綱大旨不悖聖人未可苛求而蔑之也至淮南子時訓唐月令則本此書而增損之者不足爲此書病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參本如字今讀作森句芒音勾中去聲篇內並同蔟音湊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日月一歲十二會而周十二辰獨言日者日爲陽光統陰而成歲功也鄭康成曰孟春之月日月會於娵訾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星遶之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宮室故曰營室此據記者當時言之立春

之後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其實以歲差之法考之隨時漸遠不常如此也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為白虎之身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鉤為蒼龍之身十干以配五行春於行屬木帝出乎震主於施生故其日甲乙日即帝之意非彌月紀日之日也五行之氣宰之者為五帝太皥炎帝黃帝少皥顓頊是也分司者為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是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後世以五人帝配五天帝以重黎句龍該修熙五人官配五神謂其功足相埒也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東方蒼龍七宿象如龍故凡物之有鱗者屬木人聲有自然之大鷙而五行應之比而和之曰音節而宣之為律五音六律廢一不能成業而此言其音角律中太簇者春則木旺木之聲清於土金而濁於水火律中太簇以立春月中氣而言律呂以調陰陽之氣木氣盛則角音為多自然之理氣也鄭康成曰太簇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言陽氣大湊地而出數本於河圖天三生木地八成之獨言八者舉其成數也在口為朱在鼻為臭膻木之柴糗木之氣也方氏愨曰尸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春生為陽出之時故祀之木在臟為肝脾屬土木盛則尅土祭之物先脾為其木盛而養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即物情以記時候也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五日爲一候每月有六候此篇有具記五候者有不足五候者此書主於記古之遺制非若夏小正等書專記時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鄭康成曰皆所以順時氣也室名青陽取東方青而陽生之義左个左夾室當寅上鸞青鳳故青路曰鸞路載建之車上倉蒼同服冕佩飾麥金穀故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羊兌畜亦金也金忌剋木故食以制之疏以達孔氏穎達曰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黃氏震曰象陽氣之射出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先去聲齊音齋帥入聲篇內並同還音旋相當並去聲

孔氏穎達曰凡言是月謂是月之節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天地之氣分布四時其始至也王者必肅迎之敬之也各於其方以其帝在焉為壇於其方之郊而祭之還反即備其禮以施政令賞先貴者以其有共襄德惠之責也德令無時不布不和特此時更命相申之布欲其遍和欲其洽慶吉禮惠賞賚又申之曰慶賜遂行毋有不當言不後時不濫欽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離如字貸或同

典禮掌之太史至時特申命之耳法大經不易之謂法則有時變通者故守與奉不同日月星辰之行又與法中之至重者徐氏師曾曰宿守其次離去其次經紀鄭康成曰天文進退度數初謂聖王推步之舊法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帥入聲推吐回切勞去聲

元善也孔氏穎達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以上辛之時郊祭天而配以后稷以祈穀郊後擇元辰躬耕籍田陸氏佃曰參參乘保介車右保君而甲者御御者置耒耜於保介御者之間即爲親載帝籍者張氏虙曰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耕耨王籍即帝籍孔疏推執耒而進之以三以五以九以貴賤差勞逸也耕陽事故數奇不及大夫以其卑不必預拘其數也鄭康成曰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大寢路寢御侍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

慼上上聲術音遂相去聲
阪音反隰音習畯音俊
天地之氣無日不交也特當春而陰陽和平若相親相濟者然故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草木萌動是其兆也王者及時布令勸農田田畯農官之屬舍東郊下文所謂躬親之封疆井田之界域陳氏澔曰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方氏慤曰高曰丘平而可陵曰陵阪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所宜若山林宜阜川澤宜橐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溼敎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必躬親之爲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與然後地事成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旣飭馬氏晞孟曰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順春陽之動故命樂官之長入學敎國子習羽籥之舞舞動容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夭烏老切

骼音格　胔音漬

孔氏穎達曰春爲四時之首故當修祭典天地宗廟尊皆不用牝山林川澤卑故可用牝惟正月禁之以方妊也陳氏澔曰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已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麑子之通稱鄭康成曰毋聚大衆置城郭爲妨農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愚按此皆以順天地之仁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天以好生爲心春生之時而稱兵逆天故殃也若人伐我不得已而應之則可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彭氏廉夫曰天道即上文春氣時令之類地理即上文農田土地之類人紀即上文禮樂賞賜之類此三句總結上文方氏慤曰此古今所同也孟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特言之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

大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猋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

天時人事理氣相通人君奉天出治令悖而天道應之有必然者顧其遲速大小不可必定此篇亦舉其槩以明其理謂爲妄者非必執一定以求之亦泥要之人君敬天履道則庶徵協矣下放此高氏誘曰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疾病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總至而荒穢滋生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孔氏穎達曰爾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迴轉也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康成曰仲春之月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十六度孔氏穎達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建者井三十二度斗二十六度不可的指而弧星有九近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弧矢曰天弓建六星近斗之北十六度狀如連珠曰天旗故舉以定昏旦之中也鄭康成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言陽氣適中相夾而種生萬物餘見孟月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陽氣和而雨始多木倉庚郭景純曰鵹黃也鷹一名鷞鳩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爲鳩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陸氏佃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

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少去聲

馬氏睎孟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方榦長爲芽○御案養幼少專指人對後養壯佼衰老言春養其幼夏養其長秋養其衰順時令也諸孤尤幼少中之宜恤者方氏慤曰無父何怙有亡之道故以存言之

擇元日命民社

社有大社國社侯社民社之別此專言民社也元郊特牲言日用甲用日之始後世則避甲而用戊命民祀土神以祈年言社則該稷矣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省悉井切囹音零圄音語掠音亮

蔡氏邕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方氏慤曰囹圄不可去故省以察之桎梏可脫故去以除之肆掠行於吏故毋以禁之獄訟作乎下故止以息之應氏鏞曰肆掠任意笞箠困拔皆以順生生之德而施仁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

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禖音媒 韣大木反

鄭康成曰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禖惠顯之也帶弓韣授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先去聲

馬氏融曰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也古者子午時皆十刻餘皆八刻夜百刻令時歷書皆八刻故晝夜共九十六刻要之分至原未嘗不同也雷出自地陽日浮盛故奮空而有聲陽光發越故激射而有電蟄蟲感陽而蘇啓戶以出陳氏澔曰

不戒容止房屋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度音杜量音諒甬音勇概古代反鄭康成曰因晝夜等而平所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少上聲高氏誘曰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書曰厥民析鄭康成曰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愚按闔扇所以安身寢廟所以事祖惟此恐有不修當乘閒修之其餘則否恐妨農事也大事大征役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御案流曰川瀦曰澤皆水之自然者堰曰陂鑿曰池皆水之人爲者水利便農山林育物皆須順時養之

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鮮讀獻

鄭康成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氷薦於寢廟乃後賦之 御案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有限者以祭定之無窮者以薦伸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孔氏穎達曰孟春習舞仲春又習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習舞以應之釋菜以禮先師也馬氏睎孟曰親往視之爲道存故也用丁爲文明故也愚按丙丁皆火而用丁者文明之所成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祀蔡邕作祈

孔氏穎達曰此謂祈禱小祀也若大祀自依常法 御案時當生育故但用圭璧而以皮幣更犧牲盖以用獸之皮爲用

牲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高氏誘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至而寇兵來伐冬陰縮殺陰氣乘陽陽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饑饑故相掠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勝故早煖方氏慤曰仲春向於成矣而陽不勝故不熟螟食心夏德在火而心屬焉其害亦以類而已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康成曰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胃西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七星南方陽宿七星如鈎其廣七度牽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股一尾其廣亦七度河鼓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牛牛星稍細牽牛明大易見也鄭康成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物皆去故就新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虹音紅見音現

桐有數種白桐岡桐海桐刺桐頳桐述穀是也華而不實其實首曰梧田鼠嗛鼠鴽一名鵪鶉雄曰虹雌曰霓映日而生朝西暮東萍有數種大者曰蘋小者曰萍小如豆柳絮入水所化又一種大而有叉缺一名荇菜又名接余四物皆陰類爲陽氣所化而華而化而見而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右个張氏虞曰

當辰上三月位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鄭康成曰鞠衣黃桑之服薦于先帝以告將蠶蓋王后親蠶原以供宗廟之祭服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覆音福鮪音偉為去聲

鄭康成曰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漁以薦鮪恐有缺漏故反覆視之王于五以示慎孔氏穎達曰鮪似鱣而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

祈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句音勾內入聲

鄭康成曰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不可以內當宣布恩惠以順陽氣之發越下文即其事也方者曰倉高者曰庾孔氏穎達曰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名士有賓之稱賢者有德之稱吳氏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禮而又勉諸侯聘禮之欲周於天下而無所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上聲行如字道去聲塞入聲

司空掌邦土故命之以預防水患下水上騰水氣上浮御案隄以蓄水防以止水溝以通水瀆以受水而溝上之路亦田畛之水所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外而原野皆疏通之毋有障塞所以備潦而於疏通之中寓瀦蓄之法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罘音浮翳音噎餧音偉

鄭康成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曰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餧獸之藥毒藥也九門鄭康成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按天子五門田獵者不得出入此蓋兼城門近郊

遠郊關門而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植音治籧筥同音舉齊齋同鄉觀並去聲省生上聲共供同

鄭康成曰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高氏誘曰鳴鳩斑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戴勝鵖鴀爾雅云部生於桑鄭康成曰織紝之鳥言降者若自天來重之也此蠶將生之候朱氏申曰曲薄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承曲室謂之籧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鄭康成曰東鄉鄉時氣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女外內子女也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方氏慤曰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量去聲監號並平聲

鄭康成曰工師司空之屬官方氏慤曰五庫以五材而得名金鐵之類皆不離五材也不謂之材而謂之量以材各有所受也咸理使之各治其事日號恐或惰於事工固有巧然過巧則淫故因其作而戒之孟冬又因其成而戒之鄭康成曰良善咸皆悖逆也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蕩動之使生奢泰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黃氏乾曰前既習舞習樂此又大合之馬氏睎孟曰凡聲陽也春陽之中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上聲

高氏誘曰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牡本遊也遊牝以就之使其孳生駒新生馬犢新生牛犧牲體全而色純者書其數以備用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

鄭康成曰此難難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然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郊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高氏誘曰春行冬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葉曰肅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多

疾疫雨澤不降故山林所殖不收行秋金之令金者水之母故多沈隂爲淫雨又金爲兵故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康成曰孟夏日月會於實沈斗建巳之辰夏大也物盛而長大也畢西方陰宿入星狀如掩兔之畢旁一星爲耳白虎性猛故以畢制之其廣十七度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婺女呂氏作須女婺須皆女賤者之稱四星加箕廣十一度鄭康成曰丙之言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孔氏穎達曰丙炳丁成也炳明於丙大成於丁　御案炎帝天火德之帝祝融天火氣之神吳氏澄曰南方井鬼等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鄭康成曰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淸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之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火生數二成數七言七舉成數

孔氏穎達曰火燒物則焦焦則味苦鄭康成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竈從熱類也蔡邕獨斷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陘孔氏穎達曰陘竈承器之物以土爲之祭先肺者火盛尅金金者先天元氣不可傷故祭先之以養之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螻蛄一名螻蛄聲似蚯蚓亦謂之土狗蟈蛙也王瓜鄭康成曰萆挈也方氏愨曰至陰之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菓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感火之味而成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騮音留

明堂左个詳見仲春高氏誘曰騂馬黑尾曰騮孔氏穎達曰色淺曰赤深曰朱鄭康成曰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雜木畜食之以安性也愚按菽豆之總名屬水食之以其制火雞巽畜食之以其助火蓋火爲陽中之陰長養[illegible]之而亦惡其太盛

故調之使中和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先去聲齊同齋還音旋說音悅

不言帥諸侯三公九卿內即有諸侯也應氏鏞曰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蘷始制樂以賞諸侯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者也

乃命樂司習合禮樂

禮樂以導中和陽盛之時恐有偏駁故命習合之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去聲

陳氏澔曰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賢則引而升之賢良以
德言遂使之得行其志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選
而用之也當其位爵必當有
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壞音
怪墮隳通
許規反

孟夏爲純陽之月物之長且高者當令繼之增之以順陽氣
毋使壞墮起土功發大衆皆逆天地而妨民伐大樹亦壞墮
之事
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高氏誘曰
絺細葛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
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行爲勞並去聲

旣命野虞勞勸又命司徒循勉皆欲民毋或失農時也休于都則怠廢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先王四時之獵皆爲田而然故曰田而夏時之田爲苗除害尤不可傷長養之氣也故曰毋大田獵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康成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方氏慤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藥之采不必皆在孟夏而書然之時可采者爲多靡草鄭康成曰薺亭歷之屬方氏慤曰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成熟爲秋刑就上言罪就下言順長養之令故薄刑小罪立卽斷決之輕繫罪輕而繫以待訊者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

廟之服長上聲

后妃親繅蠶事蠶事既畢內外命婦獻繭於后妃后妃乃獻諸天子於是天子乃收繭稅蓋命婦等獻繭之外餘得自入復量其受桑之多寡稅其什一以正供之繭有限不足供郊廟之服也貴賤長幼如一者皆以桑為均齊其勤惰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康成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君臣燕飲以通情而禮樂節之鹿鳴天保所以歌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數音朔蝗音皇

方氏慤曰雨謂之苦以極備而為人所苦也用者所以滋穀而苦則反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在內者入在外入內為安象秋氣之斂藏也感肅殺之氣故蚤枯大水冬之盛德所在春木盛故蝗發其末不實亦榮於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亢音剛一音抗 蕤人誰反

鄭康成曰仲夏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之辰東井一名天井南方木宿八星狀如井字故謂之井度三十四度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彎弓度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度十六度蕤賓陽極而陰生草木委蕤而柔陽始衰而爲賓也鄭康成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螳音堂蜋音郎鵙古役反

鄭康成曰螳蜋螵蛸母鵙博勞反舌百舌鳥方氏慤曰暑極於季夏此時俱小螳蜋與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之鳥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虙曰當午上五月位正南向明而治故曰明堂

養壯佼

壯形體壯盛佼佼美好養者愛護之意各就其材能而養之使成以順長養之令非必他爲之加禮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鞀鼗同鞞音脾竽音于箎音池柷音祝敔音語

孔氏穎達曰鞀或爲鼗鞀柷並見王制鞞小鼓在大鼓旁以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冒之其中空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謂如箎六孔簫編二十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竽汙也其中汙空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箎即箎長尺圍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廣雅云八孔先鄭云七空箎啼也如嬰兒啼許氏慎曰女媧作簧隨作笙

陳氏祥道曰詩言左執簧笙中之簧也孔氏曰鐘空也內
空受氣多大者曰鏞聲堅磬磬然大者曰馨柷如漆桶方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分左右擊敔如
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陳氏澔曰修者理
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學習調調和音
曲飭整治之也將用盛樂雩祀故謹修之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爲去聲

鄭康成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
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鞀鞞至柷敔皆爲盛
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陳氏澔曰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后
稷句龍之類方氏慤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以祈饗
以報也雩不必祈於帝雩於帝然後爲大
雩饗不必皆於帝饗於帝然後爲大饗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許氏慎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高氏誘曰雛新雞
也含桃櫻桃也黍火穀櫻桃春熟而其色先得火氣故配食

之方氏愨曰必謂雛者雛以雛為美也配菽食又曰雛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艾刈通暴入聲灰呂氏春秋作炭

鄭康成曰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高氏誘曰毋燒灰草木未成也愚按毋暴布是月麻苧之屬方長暴之恐傷其氣高氏誘曰門城門閭里門毋閉順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也挺緩也孔氏穎達曰益其食增益囚之飲食張氏虙曰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陳氏澔曰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成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嚙也班布也方氏愨曰言騰不言犢以牛性順無事乎縶之也馬政若周官趣馬簡其節五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庾人掌其閑以及圉師所教圉人所養皆是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

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至極也晝極長而夜極短陰生於下陽極於上陰陽交爭死生分謂其機自此分君子必齋明其心禁戒其欲掩身以敬其居體毋躁以靜其德也聲色易蕩搖心志止以節之毋或進毋許進御也滋味厚腸胃滯陽而助陰故薄之和節滋味濃厚之意耆欲引於外心氣亂於內飾之正所以定之靜事不擾毋刑不助陰而害陽也晏陰者陰所以成陽非害陽也安靜以順陰氣正欲其成陽之功故曰定晏陰之所成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麋陽獸夏至感陰生而角解 御案蟬最大曰蝒青小曰蠽有文曰螓五采曰螗楚名蜩宋名蝘陳鄭名蜋蜩齊魯名螇蟪闕宋名蜺蚨先伏土中脫殼而出見日則鳴日陰則止半夏寶圓色白性燥烈感陽盛故生木堇朝榮暮落微陰喜附盛陽故不久也方氏愨曰言木堇以別於堇草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臺榭

方氏愨曰夏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地旺而又旺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可以居高明四者鄭康成曰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螣音特

御案雹陰脅陽故雹中虛凍陰奪陽故凍上實不通冬閉塞也暴兵水戰火陰勝陽也鄭康成曰五穀晚熟生氣促也朱子曰食葉曰螣今俗名蟥雨下日中附苗成質絲綱葉上食葉盡而遇西風則化爲蟲鄭康成曰言百者明其類衆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斗建未之辰也柳南方土宿八星曆十四度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為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為帝座左一星為太子右一星為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餘見仲春鄭康成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高氏誘曰林大鍾聚也陽始衰而陰盛陰氣起長養萬物衆聚而成之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蟋音悉蟀音率

馬氏晞孟曰溫風至天地之仁氣極夾方氏愨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高氏誘曰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將為摶擊也馬氏晞孟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燊火而化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康成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張氏慮曰當未上六月位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葦于鬼反

鄭康成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孔穎達曰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不言是月短細之事且非止一月所為也說文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鼉皮可冒鼓黿可為羹陳氏澔曰言伐以其暴惡難取也言登尊異之也言取易而賤之也鄭康成曰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作器物方氏愨曰葦荻之小者可辟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

爲民祈福 共音供 爲去聲

鄭康成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爲民祈福明使民艾芻不虛取也馬氏晞孟曰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方氏慤曰神降而爲靈言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音二 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鄭康成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良善也孔氏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溽白爲宜也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貸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爲本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王建太常諸侯建旂所

以別族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方氏慤曰斬則絶之伐則傷之毋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鄭康成曰不可以興土功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大事興徭役以有爲發令而待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音辱薙音替彊其兩切

陰火盛故土潤而蒸熱爲溽暑溽溼也薙芟草也燒所薙之草而行水以漬之利以殺草以下復申明燒薙之事熱蒸水草可以糞田使肥蔡氏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陸氏佃曰糞能厚其力美能善其性鄭康成曰土潤強槩之地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張氏處曰夏季穀垂成矣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故鮮而落非衰而落也肺受風故欬人情亦然故遷徙水潦金生水也高氏誘曰金氣殺禾稼故不成熟金干火故多女災冬陰閉故風寒不節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文王八卦方位坤在西南土雖運於四時而夏秋之間實爲戊己中土遞運及金故於此時陳之　御案黃帝天土德之帝后土天土氣之神軒轅句龍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倮人類人類之貴於物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故以蟲之倮者屬焉鄭康成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甘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孔氏穎達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霤之謂之霤後世開牖象之則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爲中霤高氏誘曰霤宇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由生也愚按金木水火之祭皆用其所勝而土獨否者土以生爲本祭其所由生養土之義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圜音圓　閎音宏）

高氏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室　御案此太室四仲皆居之閉其西南北之户則爲青陽大廟之

大室閒其東西北之户則爲明堂大廟之大室仲秋冬各閉其三户亦然若季夏則自居明堂右个不于此矣而屬之此者以中央土屬之也鄭康成曰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黄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

閎謂中寛

象土含物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蓐音辱

鄭康成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斗建申之辰翼畢見孟夏建見仲春鄭康成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肅然改更秀實新成 御案小皥天金德之帝蓐收天金氣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西方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鄭康成曰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宫臣之象也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韋氏昭曰夷平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孔氏曰

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以成爲功也金在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張氏虙曰塞向墐户至春而出户祀其出也嚮實告成至秋而入門祀其入也金尅木故祭以妥之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盧氏諭曰涼薄也寒也嚴凝之始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爲雨露陰盛則凝爲霜雪白露者秋金而變色猶未凝也夏小正傳曰寒蟬蛻蟬也蟬啞蟬也蛻者赤色與仲夏之蟬異種前此喑啞耳此時得風露乃鳴蓋陰類也高氏誘曰鷹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馬氏睎孟曰鷹至不仁猶祭然後食而況人乎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駱音洛

高氏誘曰總章向西堂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南頭室鄭康成曰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木穀而實於秋金尅木實所以成之之良之斯義也犬艮畜金非土不能生土非金亦不能成相需之義故食

之也白金之色兼利也金斷制之義深象天地之氣得金而深藏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康成曰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好惡並去聲

方氏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孫氏師曾曰士言其人兵言其器簡擇士中之俊桀者而以兵器練習之任有功之將征不義之國不置疑不中制而暴慢之不義者或問其罪或戮其人明吾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則遠方之人慕義畏威而化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繕市戰反搏音傅創平聲折音舌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

此言順秋氣以行刑而又愼以存仁也理鄭康成曰治獄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脩法制以防淫泆繕囹圄以防淑隘姦發詐邪不正搏舉之執拘之蔡氏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瞻察視審之欲療而生之意也端心無私衍平刑無反側惟戮有罪而已嚴者慎重之意贏餘也天地之氣肅殺然殺者所以生之故不可使肅殺之氣有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獨於稷言穀以稷爲五穀之長也言嘗新而不云牲貴穀也高氏誘曰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坏音培

鄭康成曰收斂物順秋氣也備備入月也入月宿值畢畢好雨也高氏誘曰坏猶培也應氏鏞曰水在天地間最爲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爲民禦患一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

此亦概言順金氣收藏之義耳若有大功當封大事當遣則亦不拘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高氏誘曰冬水王故陰氣大勝介蟲冬元武之屬 御案兵戎亥中北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鄭康成曰旱雲雨以風除

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也癘疾寒熱所爲者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觜音茲　觿音攜

鄭康成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斗建酉之辰也角二星爲蒼龍之角十一度七度入辰入度入卯占兩宮之界牽牛見季春觜觿三星如藥其度最狹漢魏猶二度至明止半度今時憲書乃十度者蓋觜在上參在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更展觜已無度而二十八宿不可缺其一故先參後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鄭康成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南任也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方氏慤曰盲者閉暗之稱酉關戶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陳氏澔曰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北此言來自北而

來南也元鳥燕也高氏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

傳曰元鳥氏司至者也方氏慤曰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張氏處曰當酉上八月位　御案居亦於太廟之太室開其西閉其東南北之户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陳氏澔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尚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方氏慤曰几杖以養其體麋粥以養其氣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康成曰文繡謂祭服文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則謂朝燕及他服　御案具飭何提其綱具飭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正也衣裳以命服爲重故先舉文繡小大若袼之可以運肘長短若短毋見膚長無被土制度當各隨其人以爲量無定數而有定式當循其故也詩以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明君子用心之一所謂有常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當去聲橈女教切

方氏愨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申之酉爲陰中故申命止於是月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人命至重故必當凌弱爲枉違彊爲橈反還殃咎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行中當並去聲

鄭康成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太宰祝太祝主祭祀之官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高氏誘曰視全具恐毀傷

也秦肥瘠怨失養也孔氏穎達曰物色騂黝之別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方之色比類比附其陰陽之色而以其類從陳氏澔曰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言上帝以該百神其饗庶幾其饗敬慎之辭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難儺同

此難難陰熱之氣也秋金寔爲乾光此月巳四陰矣而暑熱之氣不除乃陰火邪熱害將及人故難以達秋氣鄭康成謂此月斗建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者亦一義也麻始熟故薦之其義見前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竇音豆 窖音教

鄭康成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地隋曰竇方曰窖圜曰囷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趣音促 畜音畜積音慉

方氏慤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命百官始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既成而收斂不可緩菜以佐穀故畜之凡物皆多積聚

以備歲用陳氏澔曰恐續舊穀之盡而及新
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
涸 涸户角反
日夜分如仲春雷乃陽盛故陽壯而發聲陰壯而收聲坏益
也陳氏澔曰益其蟄之户使通明處稍小至寒乃墐塞之始
涸漸涸非
盡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慤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
石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之
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
知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民便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去聲

易不重征以難之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賄出商旅而致民便於財則上用足而百事可成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此因上文言衣服城郭宮室財貨等事而總言以戒人也秋成之時大事可興然必毋逆一定之數不可逾制必順其時不可違天必因其類不可侵越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陰所以成陽也秋雨不降宜枯而反榮則物不成矣有恐方氏慤謂少陽之所動是也陽亢故旱當藏不藏不當生而生皆陽不收斂之故水泄金氣故風厲而爲災雷徹而先行草木感而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

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音亦）

鄭康成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斗建戌之辰也房東方陽宿因星直下微曲廣六度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挪見季夏鄭康成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八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射厭也九月爲剝卦陽益消陰益盛然窮上返下一元未嘗稍息故無厭數也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沓切　華音花）

雁本北方之鳥生於陰而能從陽故此春重之而屢記之入月來始向南未全至也至此則全來如賓之集爵飛陽物也蛤無陰陽牝牡而能生珠一於陰也陰須陽化故爵入海爲蛤也陳氏澔曰鞠色不一而言黃者秋令在金金有五以黃爲貴故鞠以黃爲正也禽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　御案祭仁者之事也豺獺應不仁之物其言祭貴仁也獨言祭不言戮者生仁也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於是始可用也於應言戮猶不言與殺乃明言戮禽於殺不忍遽

蓋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康成曰西堂北偏張密曰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內納通

務內收斂財貨蓋天地成物之候內之正以為將來發之之地非務蓄也會合也陳氏曰合天地閉藏之令是也宣出不措財物而宣露之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鄭康成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祗亦敬也飭正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寒凝之時百工不可以冒霜露者則命少休總至會萃而至也恤民之仁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去聲

陳氏澔曰吹主樂聲而言是也金氣極旺之時故命習吹以詔聲而將行饗也

是月也大饗帝 句 嘗 句 犧牲告備於天子

嘗秋祭之名大饗帝以報成功而因命概舉秋祭告備先期告而始行祭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數以

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康成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此爲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百縣令諸侯同伤百縣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秦倣之以行於十月故此月之令如此來歲受朔日及諸侯税民輕重之法皆自此月爲之以須至貢職之數則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可以給郊廟之事而已天子無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康成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鄭康成曰僕戎僕及馭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説者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旐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屛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衆以軍法也方氏慤曰仲夏楚也掃之於帶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必北面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鄭康成曰厲飾爲戎服尙威武也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方氏慤曰報成功於百神示非專爲一人之養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方氏慤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伐薪爲炭以禦冬寒所謂斧斤以時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既寒垂頭向下以隨陽氣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張氏虙曰爲政無敗

平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鄭康成曰祿秩不當恩所增加供養不宜欲所貪嗜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鼽音求嚏音帝竟音境解懈同

高氏誘曰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火干金故肺氣不通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竟不寧而土地爲隣國分裂春陽仁故煖風至而民解惰木干金故師旅並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腎

鄭康成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斗建亥之辰也尾見孟春危見仲夏七星見季春鄭康成曰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妊於下揆然萌芽 御案顓頊天水德之帝元冥天水氣之神高陽與修熙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北方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鄭康成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高氏誘曰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應鍾鄭康成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以六言舉其成數陳氏澔曰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 御案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行即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歟祭先腎與中央先心同蓋水火者陰陽之主而人所以生成即以其所藏祀之貴之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見音現

方氏慤曰冰即水也以陽釋以陰凝凍氣閉而陽不能燃也馬氏晞孟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與遷焉虹以陰

于陽則見此時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康成曰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張氏虙曰當亥上十月位鐵驪色如鐵孔氏穎達曰黑深而元淺旂色淺衣色深玉亦用自然之色也　御案黍南方之穀而宜黑墳從其宜也彘坎畜坎一陽在陰中冬之象也陽在內故器中寬陰在外故上下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死於王事者孤寡則謂凡孤寡者賞恤之所以救殺氣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先王以龜筴教人欲人審理而宜於事吉凶由善惡而分神司善者也故卜筮決之周禮上春釁龜以歲審卜兆以定一歲所行之事秦以亥月爲歲首故於是月行之筴蓍也占兆審卦慎詳之也吉凶是察察其果當理否也阿黨不出理而曲從上意者則罪之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自上掩之蔽從旁蔽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康成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天地無日不交也特陰壯之時陽含陰中陽氣之在上者散陰氣之在下者盛有似上騰下降故云然不通謂其不交融

舒散也天地之氣閉塞所以養陽而爲來歲發育之地畜藏積聚人事之儲蓄亦所以爲將來施散之地其理一也故命之如此 御案畜藏積聚倉府庫之在官者故命有司謹之積聚囷倉窖竇之在民者故命司徒循行之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句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鍵音蹇下塞入聲 塋呂氏春秋作營

鄭康成曰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氏穎達曰鍵器人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搏鍵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鎖內搏取其鍵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蹊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所以順閉塞之時令也方氏慤曰喪在人而我以禮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以下皆其事也陳氏澔曰上衰下裳以布之精粗爲親疏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 御案棺天子厚二尺四寸槨厚一尺遞降至庶人棺厚四寸槨五寸衣裳天子百二十

稱遞降至三十稱邱壟天子高一丈至士四尺凡禮之厚薄皆以其人之貴賤爲等級所當飭正之者也馬氏晞孟曰喪人之終事冬歲之終時故於此時飭之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致音緻 當去聲

鄭康成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奢僞怪好蕩動搖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上以察其功致與否功不當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康成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烝 謂有牲體爲俎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勞去聲

按禮蜡祭在臘祭前此蓋秦法合蜡臘而行之鄭康成曰天宗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行中霤竈戶也方氏慤曰天宗尊而不親者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故曰臘社兼王社國社言門閭兼國門閭門非止一家之門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將去聲

此亦秦法方氏慤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角則相抵而已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張氏虙曰魚至冬而美故冬取魚民皆取魚故有賦方氏慤曰水虞即澤虞漁師即獻人以其職命之失時之罪小故仲

秋言行罪無疑取怨之罪大故孟冬言行罪無赦朱氏申曰自此犯彼曰侵滅彼益此曰削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高氏誘曰春陽散越故凍不密而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布散也愚按夏陽與重陰相干故暴風不寒而蟄蟲復出秋金凝聚故霜雪不以時降小兵削地亦金氣之應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康成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之辰也斗北方木宿六星形如北斗故亦謂之斗廣二十五度東壁西方水宿

二星廣七度軫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黃鍾律長九寸孔氏穎達曰黃者中之色鍾種也五色黃莫盛焉陽氣始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鶡户割反

方氏慤曰孟冬水始冰地始凍至此益壯凍盛而坼鶡旦鷹鳴陰類也鳴而求旦則求陽也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得所求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生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赤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張氏虙曰當子上十一月位　御案元者水之色亦曰堂者北辰之地天子之尊位在焉居亦於大廟之大室開其北閉其東西南之户

飭死事

御案死事與喪大記復而後行死事意同蓋承孟冬飭喪記來孟冬飭之此又飭之王道之始在養生喪死無憾故慎重如此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上聲

是月至陽凝於至陰之下養其生機不可宣洩故毋作數事以固閉陽氣爲來年生生之本也蓋蓋藏之物稚陽方生故不可沮遏發洩之人所次舍曰房元氣靜養於中若房也蟄蟲頼靜陽以養而發之故死陽不能堅固而輕洩陰抉陽以播虐故疾疫喪不勝其病而死也暢月者固閉以養陽氣令其暢生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康成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方氏慤曰宮中之令固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

按郝氏敬謂以奄爲尹內宮之事毋不禁其權甚重此秦作法之獘趙高所以專制也詳考此書所言多合先王之禮意不應奄尹即是以奄爲之故從鄭氏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酋音揫齊上如字下去聲湛音尖監平聲貸音二忒通

鄭氏康成曰大酋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吳氏澄曰黍全黏曰秫而稻粱之黏者亦曰秫陳氏澔曰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必時制造及時湛漬而滌之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汙必香無穢惡之氣必良無罅漏之失必得得生熟之宜六物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

孔氏穎達曰於此時始爲春酒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康成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董氏師謙曰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沇水淵澤水所鍾井泉人所汲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不詰官不問其罪也前此已命謹蓋藏積聚至此猶不收斂而放逸是游惰之民不聽令者也故不詰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道音導

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方氏愨曰於農隙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若侵奪人之所有則強暴之徒也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

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同

蕩動陽之意陰陽迭爲消長非果有爭也特以彼方盛而此已將盛故以爭狀其機齊戒掩身與夏至同揮陽不可不善養故寧其身而絕聲色齊欲以安形性形安而動無非禮性安而內無慾陽且凡事皆欲靜以待陰退陽充如天地之和而不忒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香草一名臨手香荔挺一名鐵掃箒以其質勁故曰挺也蚯蚓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其行也引而後申其塿如邱故名蚯蚓結結上蟄居也熊氏云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鹿情淫而遊山角解從陽退也麋情淫而遊澤角解從陰退

水陽於此始故水泉動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康成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方氏慤曰木大故言伐竹小故言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康成曰先時權所建作者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吳氏澄曰門各家廟寢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闕廷畚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塊墻以塞其罅隙皆塗也　御案修舊曰繕更新曰築可仍舊者孟秋已令繕之必更新之至此乃營築之土功之事惟囹圄獨後以其禁人未必皆死而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急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氛音分癘雨去聲

御案火氣勝水故旱鬱蒸故氛霧秋宜雨冬宜雪二氣雜故汁昴爲旄頭又金氣勝故大兵木氣盛風生蟲故蝗爲敗甚於災也疥癘亦風疾愚按火氣炎上陽不固閉於下故雷發聲水泉咸竭木氣泄水氣而發散之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康成曰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斗建丑之辰也婺女見孟夏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勾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鄭康成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班氏固曰呂拒也陽始欲出陰旅抑拒難之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音向雊音豆

彭氏乘夫曰鴈爲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向北夏至日已北至故運而向南鵲營巢知避方冬將告終春將更始故識時而營構馬氏晞孟曰雉火畜感於陽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康成曰北堂東偏張氏虛曰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氏穎達曰季秋唯國難仲秋唯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鄭康成曰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馬氏晞孟曰旁磔磔非一方不止九門而已方氏愨曰牛土畜又以土爲之欲勝水也迎爲人送爲出故以出言

征鳥厲疾

鄭康成曰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孔氏穎達曰厲嚴猛疾捷速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方氏愨曰自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至是一歲之祀畢故曰乃畢是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神地祇不言地

省文
耳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御案夏不漁魚方孕秋不漁魚未成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
乃埋藏於土泥中者故以獵得之而名貍物非漁也孟冬獺
祭魚虞人入澤梁乃聽民取之而君猶不取至此以魚最美
將薦寢廟故命漁師始漁而天子親往順陽氣之始升且重
祭祀也季春薦鮪爲
繼事矣故不言始漁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張氏處曰盛無處不冰也腹堅堅達於水之腹按隆冬陰盛
而費孕陽以養生機盛暑陰熱耗陽聖人預取冰以殺邪熱
而葆眞陽調
燮之義也
冰以入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冰人藏冰也固陰沍寒陰極而陽已盛農事將起故令民出
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揉木爲耒斲木爲耜田器鎡基之

屬預修具
以待耕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御案春夏皆用樂秋冬止用吹者君子禮樂斯須不去斷無禁樂之理而吹較舞爲凝靜故於秋冬用此冬將終故大合吹而罷明有終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燎力召反

陳氏澔曰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有常數也鄭康成曰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高氏誘曰薪燎聚薪與柴皆積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烟氣方氏愨曰收之以備來歲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無有所使幾平聲更並

鄭康成曰次舍也紀會也而猶汝也孔氏穎達曰去年季冬日次元枵每月移次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去年季冬日與月

相會元枵每月一辰此月窮盡復會於元枵二十八宿隨天
而行每日過一度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一
年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之正終故曰幾
終在上之人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得有所使役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正
令變而從宜者也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無常故須
商論所宜而行 御案孟春命太史守典奉法而於
此先飭之論之待來歲之宜待正月始和而布之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
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
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陳氏澔曰列謂大小之等差歷序次其多寡之數諸侯分土
治民故皆出牲以共事天地寢廟同姓之國所共也故命共

之山林名川大夫士庶田祿衣食之所出也故皆賦犧牲而獻力不言士省文也賦由大宰而言大史主祭祀言也歷而數之則小宰之事　御案禮莫重於祭聖人之祭凡以爲民也神無私福聖人無私祈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白露秋金清肅之氣介蟲丑爲龜蟹也感秋氣不斂藏而爲妖金爲兵革故民入城郭以自保胎未生者夭方生者殤寒固閉之時而春温發之故多傷固疾久而不愈之疾木泄水氣害及筋骨逆不順天道夏令大雨時行故水潦當雪不雪當凍不凍皆火氣剋水之故